

股市一切的变化离不开人性，股市是人在做
股市永远带着人的性格

紫金陈◎著

股市人生

[SHAOJIANGUSHI] 人生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紫金陈◎著

[SHAO NIANG ULSHEN]

出品人：陈彬
 责任编辑：陈彬
 封面设计：陈彬
 文字编辑：陈彬
 校对：陈彬
 印制：陈彬
 印刷：陈彬
 发行：陈彬
 经销：陈彬
 地址：陈彬
 电话：陈彬
 网址：陈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股神/紫金陈著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-7-80170-610-2

I. 少… II. 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3336 号

出版人 周五一
总策划 臧云鹏
责任编辑 宗边 李正华
装帧设计 80 零·OX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市场部 (010)66572157 66572287 66111785
印 刷 三河市南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6 787×1092 毫米
印 张 16.5 342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(010)66572159

代前言：一部极为有趣的商战武侠小说

一部小说，作者还没写完，就被上千家金融网站转载，《解放日报》为此专门采访了作者，做了一期财经人物专访。一位作者，只因一部小说便成为财经人物，这也称得上史无前例。那么，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，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

它就是读者手里的《少年股神》。

这是一部商战小说，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商战小说。商战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权钱色之间的交易，但是，这些在《少年股神》里都看不到。它里面有的是智慧。人与人斗的也是智慧。

我没有见过作者紫金陈。初读小说，看到那从容的文字，对人生充满睿智的感悟，我以为紫金陈是个三四十岁、生活悠闲的男人。联系到紫金陈后，才知道他只有二十二岁，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，一个“少年”。这个意外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：人生的经验并不总和经历成正比。

他也算是所谓“80后作家”，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，“80后作家”的作品，凡写现实题材的，基本上是写爱情故事。

“这些青年男女，还以为爱情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情。”这往往会成为我阅读“80后作家”作品时深深的感慨。但阅读这部小说，在惊讶之余我感到高兴：这些孩子，终于有人长大了。

紫金陈是第一个把小说的题材扩展到商业领域的“80后作家”，《少年股神》应该是“80后作家”第一部商战小说。虽然这部小说有浓厚的武侠风格，确切地说，是浓厚的古龙风格，但最令人欣喜的是，作者不再局限于写一个或者凄婉动人或者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，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灵魂和性格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，幽默中充满了睿智。我们不仅见证了作者功力深厚而飞扬灵动的文字，也见证了作者对人生的睿智感悟。

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。无论是“最聪明的朋友”夏远，“永远笑着面对一切”的顾余笑，最有意思的“花花公子”小徐哥，还是那个让许多女性读者欣赏不已的“冷公子”，作者都通过充满个人风格的对话，把人物的性格发挥到极致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紫金陈是个话不多的人，显得十分低调。后来才了解

到,他虽然还在读大学,却已经是“顶点财经”的证券研究员,一支写小说的笔,也能写关于股市的分析报告。这就解除了我的一个疑惑:难怪他对股票市场的理解会如此深刻。

小说《少年股神》创造了一种新的商战小说的写法,就是把股市当江湖。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商战小说,相信一定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读者朋友如果想就本书的内容与作者或者编者进行交流,请拨打电话 010-64915754,64915748,或者发送邮件至 publish@todonews.com。

李正华

2007年6月10日

楔子

证券市场上，华东地区有三个很有名的人物。上海的浦东基金“古老师”古昭通，宁波的宁波基金“金手指”金三江，杭州的杭城基金“进三少”沈进。

沈进被人称为“进三少”，不是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，而是由于他在1999年第二届股神大赛里获得第三名，加上他确实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，就像个少爷，所以业内人都称他“进三少”或“三少爷”。

第一章 大户室外的少年

长城证券杭州文一西路营业部，大户室三套房。

星期一上午。

离收市还有10分钟，沈进像往常一样，摆出他最舒服的姿势，悠闲地躺在他那张专用的办公椅上，看着面前的三个操盘手熟练地进行着操作。身旁坐着他的女助理兼情人朱笛。

操盘手小陈突然转过身道：“三少，有人买了我们一百万股的林梅股份。”

沈进摸了下鼻子，似乎对此无动于衷，只是淡淡地对朱笛道：“你查一下刚才的情况。”

朱笛的手指在键盘上清脆地敲打了几下，道：“咦，奇怪。”

“怎么？”沈进问。

朱笛道：“刚刚这一百万股是一个叫夏远的人买的，而且，而且他的交易地点就是长城证券文一西路营业厅。”

沈进坐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是说他就在我们门外？”

“对，”朱笛看了看手表，道，“刚刚是11点20分，现在才过了5分钟，他应该还在外面。”

沈进一言不发，站起来，朝门外走去。

最近行情很清淡，营业大厅里人迹寥寥。电脑前就站了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他穿一件雪白而考究的丝质衬衫，一条顺滑的裤子，一双发亮的皮鞋。

沈进走到他身边，他面前的电脑里果然是林梅股份。

沈进微笑着问：“朋友，你对这只股票感兴趣？”

那个年轻人回头看了看沈进，笑着道：“是的，我非常看好它。”

“呵呵，刚巧我也买了一点这个股票，你觉得接下去这只股票会怎么走？”沈进问道。

年轻人笑道：“这我就知道了，反正不管我说它涨还是跌，都是错的。”

“哦？这倒奇怪了，”沈进笑着道，“为什么不管说涨还是跌都是错的？”

“因为在林梅股份的大庄家杭城进三少面前，我说它涨还是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年轻人笑了起来。

沈进心中一凛，虽然“杭城进三少”很出名，但他一向是个低调的人，很少抛头露面，认识他的人不多，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认出他呢？沈进还是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么，如果你是进三少，你接下去会怎么做这只股票？”

年轻人轻松地道：“当然是下午就拉涨停了。”

“你倒是很会打如意算盘，半天时间就涨停，那钱也太好赚了，呵呵呵。”沈进虽然脸上还在笑，心里却有了个更大的疑惑。他确实计划下午就做涨停了，这件事到现在为止向谁都没提过，甚至那三个操盘手也不知道他的计划。这个年轻人是随口戏说呢，还是知道他的计划了？

年轻人说道：“以杭城进三少对股票的阅历和眼光，下午做涨停绝对是个很好的主意。我买了一百万股林梅股份，不知道进三少是不是够大方，让我也赚点钱？不过我也不着急，进三少的平均成本比我高三分钱，如果不拉涨停，纯粹是浪费彼此的时间。我呢，每股赚五毛钱就出来了。我猜想，如果按进三少原先的计划，我每股赚五毛钱明天就能实现了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沈进笑了起来，“正像你说的，你连进三少的平均成本都知道了，那他要是改变计划，不拉涨停，不是纯粹浪费彼此的时间吗？”

“那，很好。我先走了。我叫夏远，或许你已经知道了，我猜想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”年轻人笑着走了出去。

沈进收敛了笑容，回过头，看见朱笛正远远地站着，挥了挥手招她过来，淡淡地道：“你找人去调查一下那个年轻人。”

下午。

沈进依然舒服地躺在他那张专用办公椅里，点着一支烟。作为股市里的一个大庄家，有时候很忙碌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空闲得只剩下寂寞。庄家的寂寞，就像雪域高原上的白莲，但是这样的美丽，又有几个人有资格去欣赏，又有几个人懂得享受？沈进无疑是一个懂得享受寂寞的人。

“三少，”朱笛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“查到夏远的资料了。”

沈进看着她，笑了一下，示意她讲下去。

“夏远，二十一岁，浙江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大二学生，宁波人。对他的家庭背景我们一无所知，因为他在学校的注册资料上，家庭信息竟然是空白的。他不住校，长年住酒店，开宝马车。学习成绩一般，在学校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

往,也没什么朋友,即使他的同班同学对他的了解也非常少。”朱笛说完,看着沈进的反应。

沈进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,站起身来,走到操盘手身边,淡淡地道:“现在拉涨停吧。”

“现在拉涨停?”朱笛原以为沈进脸上会出现的惊讶表情,此刻都出现在了她自己脸上,“三少,夏远早上买了一百万股,现在拉涨停不是送钱给他吗?”

“有些人的钱迟早是要送的,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呢?”沈进笑了笑,道,“做股票的不能把功德都给做满了,总得留点钱给别人赚赚。”

“可是三少,你不觉得那个叫夏远的学生,身份很神秘吗?”朱笛问道。

“确实是有神秘,一个大学生能给我留下这么多思索空间,实在少见。可是说不出为什么,我很欣赏他这个人,我对他很有兴趣。他赚这笔钱是应该的。因为……”沈进凑到朱笛耳边,低声道,“因为他知道我的操盘计划。”

“你是说操盘计划泄露?”朱笛低声说道,目光落在了那三个操盘手背上。

沈进摇摇头道:“不不不,你知道,我每天的操盘计划都是我根据当天的各种情况当天决定的,连你都不知道。他们三个就更加不会知道,可是他却知道我下午计划做涨停。”

“那他……”朱笛道。

“高手。”沈进淡淡地道,脸上露出欣赏的笑容。

第二章 最穷的和最富的

深夜,一片静谧。

夏远独自开着车,行驶在学校西区的马路上。

路灯偶尔映衬着几对晚归的学生情侣,甜蜜地相互偎依着。

夏远的车缓缓向前。这时,前面出现一个正在垃圾桶里寻觅的身影。夏远见到这个人总会笑,他没什么朋友,可这个捡垃圾的却偏偏是他的朋友。

夏远下了车,走过去道:“顾余笑,你怎么又半夜跑来捡易拉罐了?”

顾余笑抬起头,他年纪和夏远差不多,眼睛大而有神,穿的衣服虽然没有夏远那么考究,却干净、清爽。他脚边放着一只大袋子,里面装着易拉罐。他看见夏远,笑着道:“夏远,你怎么又半夜跑来看我捡易拉罐?”他的笑,充满了快乐和对生活的满足。

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,旁边路过的一对情侣看见一个宝马车里下来的人,和一个捡垃圾的站在一起大笑,只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来,我来看看你今天捡了多少东西,还真不少啊,你赚大了。”夏远笑道。

顾余笑道:“你是不是又想帮我来捡易拉罐了?”

夏远道:“我从来没有想帮你捡易拉罐,上次有求于你,那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顾余笑笑道：“上次你帮我捡了一次易拉罐，在股票上少损失了几十万。”

夏远道：“我可一点也不想靠帮你捡易拉罐赚钱。”

顾余笑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今天这么晚来找我，只是为了看我捡易拉罐？”

“不，我想请你喝几杯。”

他们俩又都笑了起来。

他们喝的不是酒，是茶。

夏远认为一个优秀的股票操作者，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，所以他手里买着股票的时候，从不喝酒；顾余笑不大会喝酒，所以他们俩都喝茶。

晚上 11 点半，银丰茶楼，杭城最好的几家茶楼之一。

夏远喝的是武夷山的细耳银针茶，清香细腻。顾余笑喝的是苦丁茶，那种苦到要命，喝过后又一阵甘甜的苦丁茶。

夏远说道：“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，像你这么有钱的人，总喜欢半夜到学校里捡易拉罐。”

“这仅仅是一项劳动，劳动是件让人很快乐的事。”顾余笑露出了愉悦的笑容，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的笑容。能把捡易拉罐当成快乐的劳动的人不多。夏远的心里非常敬佩他。

夏远道：“很难想象，你总是这么快乐，至少我见你的时候你总是在笑。”

顾余笑又笑了，说道：“我的名字就是‘顾余笑’，‘顾’是‘回头看’的意思，‘余’是‘我’，连在一起就是‘回头看我的笑容吧’。我要是不笑，别人回头时就看不到我的笑容了，那不是‘实不符名’了吗？呵呵呵呵。”

两人都笑了起来。

夏远道：“今天我去见了一个人。”

顾余笑问道：“谁？”

夏远道：“股市里杭州最有名的一个人，杭城进三少。”

“华东三巨鳄之一啊，你是怎么见到他的？”顾余笑问道。

“他在坐庄林梅股份，我跟踪这只股票两个星期了。凭我的计算，应该马上就要做涨停，股价要大涨了，所以我就在他大户室外的交易大厅里，一次性买了一百万股。不到 5 分钟，他就出来见我了。”夏远略显得意地道。

顾余笑笑着道：“你要见他，反而要他掏出钱送你，进三少一定头痛极了。这种方法也只有你这个世界上最聪明又最狡猾的家伙才想得出来。不过你每次买的股票，几乎都能在五天内涨停，我永远也猜不透你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夏远道：“单个股票好做，大盘指数却难以预测，我也永远猜不透你对指数的预测为什么总能那么准确。”

顾余笑道：“你如果也愿意把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这几十年的指数每天的变化，和当天发生的事情都看一遍，凭你的聪明，预测起来一定比我准。”

夏远懒懒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么麻烦的事，我是最怕的了。所以你是个勤

快的人，我永远都不会是。”

他又接着说道：“我猜杭城进三少很快会来找我的。”

“哦？”顾余笑问道，“你这次突然引他出来是为了什么？”

夏远道：“股神大赛。”

顾余笑问道：“你打算参加股神大赛？”

夏远道：“是的，可我擅长的是短线的股票操作，而你擅长的是指数的预测和长线选股。所以我请你一起参加。”

“不，”顾余笑说道，“我不会参加的。不过，你有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。”

夏远笑了，道：“那这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顾余笑道：“我不参加是因为我对这个股神大赛根本不感兴趣，一点也不想参加。我会帮你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而我的朋友，实在不多。”

夏远和顾余笑相视一笑。

一个大学几万个学生里，总会有一些有趣的人。夏远和顾余笑无疑就是其中的两个。

夏远开宝马，住酒店；顾余笑捡易拉罐，卖钱。

在常人眼中，这是两种完全极端的生活形态，可是他们俩偏偏又是朋友。除了他们俩外，他们都没有其他什么朋友。

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相处的人。夏远没有朋友，因为他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富了，年轻又太富的人总是给人感觉太孤傲——或许他其实一点也不孤傲，不过对于还在骑自行车，还在抱怨食堂菜价太贵的同学们，是不会想到去做夏远的朋友的。

顾余笑也没有朋友，事实上他更好相处，他甚至从来不会生气，他总是笑着看待一切，可他还是没有朋友。他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穷了——或许他其实一点也不穷，不过崇尚脑力劳动赚钱，夸夸其谈未来的同学们，是不屑做一个捡易拉罐的顾余笑的朋友的。

第三章 夏远的馒头

早晨，6点，浙大食堂。

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寥寥数人。

夏远面前放着两碗白粥和两个馒头。纯正的白粥，稀薄，干净。夏远绝对是个对衣食住行很考究、很挑剔的人，但即使是最考究、最挑剔的人，也不会厌倦这样的白粥。

“介不介意分一碗粥给我？”一张成熟、英俊的面孔，沈进坐了下来。

“介意得很。”夏远笑着说，掏出一张饭卡递给沈进，示意他再去买一碗。

现在沈进端着盘子坐了下来，他的面前也是两碗白粥，两个馒头。

“上次你送了我五十万，所以我请你吃早餐。”夏远说道。

沈进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浙大食堂的早餐绝对是全世界最贵的。”

夏远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会来找我，我也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。”

沈进问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夏远笑着道：“你不是纯粹来喝粥的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夏远接着道，“大名鼎鼎的杭城进三少，起这么早跑到浙大食堂，如果只是为了喝粥，那真是个大笑话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我是怎么知道你的操盘计划，以及我又是怎么知道你手中股票的平均成本的？”

沈进并不否认。

夏远道：“任何大资金在运作一只股票的时候，总会留下一些痕迹。或许大多数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痕迹，但有些人还是可以轻易捕捉到这些痕迹。痕迹即使再淡，也是痕迹。”沈进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

夏远接着道：“而我除此之外还多了一样本事，我能根据所有这些痕迹，来计算出庄家的成本。”

沈进道：“可是要掌握这种本领很难很难，我从前见过，也仅仅见过一个有你这种本事的人，我恐怕永远也想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。”

夏远继续道：“一只由庄家操纵的股票，在进行股价的拉升前，总会出现一些征兆，而我的另一项本事就是看懂这些征兆。不过，读懂这些征兆，我只能肯定股价会在几天内上涨，并不能肯定股价是否会马上上涨。林梅股份，已经完全符合上涨的条件，但我也相信凭进三少的风格，绝对是非常能抓住时机、节约时间的，所以我才赌你下午做涨停。”

沈进笑了，看着夏远，他露出了欣赏的笑容：“那么，你买一百万股引起我的注意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夏远没有说话，喝起了白粥。

沈进看着他，笑了笑，也喝起了白粥。

夏远喝完了白粥，看着沈进，道：“股神大赛。”

“你要参加股神大赛？”沈进略带诧异地抬起头。

夏远道：“是的，参加股神大赛要有保荐人。”

沈进道：“可你还是个学生，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参加股神大赛。”

夏远道：“可股神大赛也从来没有规定一个学生不能参加。所以，我才要找杭城进三少这样出名的人当保荐人，我才有资格参加。”

沈进笑着摇摇头，道：“像你这样年纪的人，总有大干一场的志气和冲动。这次股神大赛是有史以来最重大也最重要的一次，你知道原因吗？”

夏远道：“知道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想参加了——华东第一基金。”

沈进点点头道：“是华东第一基金。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。今年市场有

望复苏，所以温州大财团决定联合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私募基金，华东第一基金，初步资金量达到六百亿，足以影响整个中国股市。而借着这次第五届股神大赛，新股神将成为华东第一基金的总裁。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的人能成为第一基金的总裁，从而入主第一基金。”

夏远道：“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。”

沈进笑道：“那你觉得对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比赛，我会选你这一个学生，来作为我们杭城基金的代表，参加比赛吗？”

夏远道：“你并不了解我的实力。”

沈进道：“哦？”

夏远道：“你可以试试我的本领，或许我不是只会买卖股票，我也会操盘。”

沈进道：“可是我已经有初步的人选了，这次代表我团队出赛的是欧阳平。这个人你或许没有听过，他是我培养出来的，在上届股神大赛里得了第五名，不过他这两年都在华尔街，据说在华尔街操盘手里，能排进前十。”

“我或许可以和他比一下。”夏远说道，他的声音里充满着自信。

沈进看着夏远，夏远微笑着坐在那里。

沈进突然笑了起来：“你做股票多久了？”

夏远道：“两年。”

“呵呵呵呵。好，那么，这个星期天，你来我公司本部，我想试一下你的本领。”沈进站起身，准备走。

夏远指着沈进面前剩的两个馒头，道：“你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早餐，可不要浪费了。”

沈进笑着拿起了馒头。

第四章 沈进的办公室

星期天，天气晴朗，窗明几净。

烟轻轻地夹在指间，白色的衬衣，黑色的西裤，沈进站在窗前，面向西湖。

毋庸置疑，能看得见西湖的地方，地价总是高得令人惊讶。沈进的办公室就在永泰大厦的最高层，他花三千万买下了整层楼。

朱笛泡了杯咖啡，放在他身后的办公桌上，问道：“今天夏远会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沈进端起咖啡，抿了一口，道，“你是不是很奇怪，我为什么会让他来，是吗？”

朱笛道：“他只不过是一个偶尔做对一次股票的学生而已，真奇怪你为什么会对他这么重视。”

沈进捏着朱笛的手，道：“他说他可以计算出一只股票的庄家成本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次都能算对，至少他算准了我的林梅股份成本。有这种本

领的人，过去我只见过一个。”

朱笛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沈进道：“我的大学老师，杭城基金的创始人，股神夏国标，这个人你一定听说过吧？”

朱笛惊讶地问道：“股神夏国标？听说他六年前死了，对了，他和夏远都姓夏，难道有联系？”

沈进轻轻把朱笛搂进怀里，笑道：“傻瓜，虽然我知道夏老师确实有个儿子，可是按你的想法，操盘手的儿子难道一定是操盘手了？做股票是要下足苦功夫研究学习的，这可不会遗传。”

朱笛问道：“那你觉得，夏国标水平比你厉害吗？”

沈进道：“当然，不但厉害，而且厉害得多了，我对股票的了解全是夏老师教的，我恐怕连他三分之一的水平都没学到。”

朱笛又问道：“那你今天真打算让夏远和欧阳平比一下吗？我还是觉得很荒唐，一个不是学经济的学生，和一个华尔街的操盘手比做股票。”

沈进笑着道：“我也觉得很荒唐，可是直觉告诉我，夏远会赢。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朱笛笑了起来，“杭城进三少的这次直觉幸亏没有用来做股票，不然一定是要赔钱的。”

沈进摇摇头道：“那可未必。一切事情心态是最重要的。欧阳平性格太浮躁了，沉不住气，华尔街的朋友说他能在华尔街的操盘手里排进前十，绝对是冲我面子说的，我看倒数前十还差不多。他这个人平时做做股票还过得去，可是这次全国大赛，高手云集，他去参赛恐怕最后还要大丢我的面子。夏远这个人，谈吐之间很稳健，他手里似乎永远握着一张别人看不见的底牌，我也说不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过至少不会太差劲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比？”朱笛问道。

沈进道：“不用比，欧阳平的水平我清楚得很，只要看看夏远各方面的水平就可以了。”

白色丝绸衬衫，金丝边角，黄铜纽扣。夏远坐在沈进的办公桌前，看着他。桌上蜷伏着一条全身银白色的蛇，现在还是3月，蛇很木讷。

“你养蛇？”夏远问道。

“养了几年了。”沈进道。

夏远道：“你是个冷静又有耐心的人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呵呵，”沈进笑着道，“你的目光的确与众不同，通常人们看到我养蛇，第一个反应是‘你胆子真大’。”

夏远道：“我只是多看了一步。”

沈进道：“希望你在股市上也永远是个多看一步的人，也希望你能顺利通过我的测试。现在离股神大赛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我用这段时间，分两个项

目,来试试你的本领。”

夏远道:“好。”

沈进道:“从明天开始,你用两个账户,每个账户一百五十万,第一个账户做短线,你想怎么操作都行。第二个账户买入一只股票后,不可以卖出,放到一个半月后,我来看看你的成绩。当然,需要交易清单来提供操作证明。”

夏远道:“一百五十万做短线一定会引起庄家注意的,不是每个庄家都像进三少你这么大方,肯直接送钱给我。”

沈进道:“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?”

夏远道:“你借我十个账户,我把一百五十万分别存到十个账户里。”

“好。”

夏远问:“那第二个项目是什么?”

沈进道:“一个半月后,你过关了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好。”夏远站起来,转身离开。

“等等,”沈进道,“我能不能问你个私人问题,你有女朋友吗?”

夏远愣了一下,摇头道:“没有。”

沈进笑着道:“你长得不错,而且又有钱。”

夏远道:“恐怕这两样都远远不及进三少。”

沈进笑着摇摇头,但他也没有否认的意思,道:“可是你这样的年轻人,却没有女朋友,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奇怪。”

“一点也不奇怪,因为我用的手机是联通的。”夏远补充道,“学校里几乎没人用联通的手机,和我发短信或者打电话,没几个女生耗得起。”

沈进笑了起来,道:“我猜想,你这样的年轻人,很快就会有女朋友。”

第五章 顾余笑

市场像一只无形的手,能看见这只手的人不多,顾余笑无疑是其中一个。

顾余笑实在是穷到家了。对于这句话,是没有几个人会怀疑的。因为即使大学里最穷的学生,恐怕也不会去捡易拉罐。但实际上,顾余笑比所有抱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都要富,要富得多。这一点,也许只有夏远才清楚。

夏远曾经和顾余笑打过六次赌,三次赌个股的涨跌,夏远无一例外地全胜;三次赌市场指数的涨跌,顾余笑无一例外全胜。顾余笑预测指数的本事,夏远相当得佩服。

而顾余笑也是唯一一个能让夏远打心底里尊敬的人。

一个人,或许能让他羡慕、敬佩、尊重的人很多,可是要让他打心底里尊敬的人,总是没有几个。一个人的人格要足够的伟大、高尚,才会让人打心底里尊敬。尊敬这个词,从来都是汉语里最难写的。

顾余笑对世界,对生活充满了热爱。所以即使再多令人头痛的事情,他总能笑着对待,就像他的名字。

以他对股市指数惊人的预测力,股市对他而言就是台取款机。凭这一点,他就能在股市里赚很多钱。可他自己花得很少,他从来都是个节俭的人。但每次遇见贫困地区捐款,他出手的阔绰,不亚于夏远对衣食住行的花销。当负责捐款的同学惊讶地看着几十张百元大钞塞进捐款箱,请他写下姓名时,他总是笑着摇摇手,匆匆离开。

他热爱生活,他热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,他愿意体味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纵然他从股市里能赚到很多钱,可他更愿意用劳动体会生活的乐趣。他经常半夜去捡易拉罐,尽管卖易拉罐所得的钱,是如此微不足道。但这样的钱又岂只是钱?他从中体味到极大的快乐。这种快乐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,能够欣赏?

夜色空明,星辰摇曳。

夏远开着车,在学校空旷的西区转悠,寻找顾余笑的身影。夏远知道,要找到顾余笑最好的办法就是半夜在西区转悠,运气好的话就能撞见他。夏远觉得自己很过分的一点,就是买了联通的手机,顾余笑做得更绝,他根本没有手机,所以每次找他都让夏远觉得头痛。

所有的垃圾桶旁都没有顾余笑的身影,夏远扫兴地开着车,沿着启真湖岸返回。湖边最大的那块草地上坐着一个人,深夜会这么坐在湖边的,除了精神病人,就是顾余笑了。

夏远停下了车,走过去坐下,点起一支烟,悠悠吸了一口。大湖,明月,草地,夜风,还有一支烟。

“小气的朋友,为什么不给我一支烟?”顾余笑笑着问。

“你也抽烟?”夏远绝没想到顾余笑抽烟。一个最看得开的人也要抽烟?

顾余笑笑道:“不是我出钱买的烟,我当然不会拒绝。”

夏远递给他一支,问道:“怎么,你今天不捡易拉罐?”

顾余笑道:“捡完了。”

夏远道:“那易拉罐呢?”

顾余笑嘴角露出一丝愉快的微笑,道:“我遇见一个捡易拉罐的老人,我把易拉罐都送给他了。”

夏远问道:“那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?”

顾余笑目光悠悠望向远方湖心,道:“在想一个人。”

夏远叹了口气,道:“你这么看得开的人还是忘不了她。”

顾余笑道:“世上总有那么几个人,你永远也忘不了,无论过了多少春秋,想起来,总能带来一丝温柔。”

夏远点点头。

顾余笑问道:“你这么晚来找我干什么?”

夏远道：“今天我去见了沈进，他说为了测试我的水平，分两个项目来考察我。第一个项目是用两个账户，每个一百五十万，第一个账户做短线的买卖股票，这个当然是我的强项。第二个账户买入一只股票后，放着不动，为期一个半月，看最后的总体收益率。这就需要你对市场的预测了。虽然我对市场的预测也不算太差，不过这是你的强项，况且最近市场一路跌，我还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不跌。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顾余笑说道：“市场总是比任何人都要聪明得多，没人能保证预测准市场，尤其是现在这样股市下跌途中，说什么时候不再跌我的把握就更小了。”

夏远道：“可是顾余笑的把握再小，也比其他人的把握要大得多。”

顾余笑笑道：“可是你也知道我不会白白告诉你的。”

夏远苦笑道：“你又要我捡一回易拉罐？让一个开宝马，住酒店的人捡易拉罐，这种恶毒的主意也只有你才想得出了。可是今天的易拉罐已经被你捡光了，不如先欠着好了。”

顾余笑笑道：“这可不行，以你的个性，明天一定是买几箱可乐还给我了。”

夏远盘算着的想法被他说了出来，只好继续苦笑。

顾余笑道：“你去东区捡。”

“什么，东区？寝室楼都在东区，很多人会看见我的。”夏远叫道。

顾余笑笑着道：“这我就不管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一些晚归的学生都证实，他们看见一个穿着相当考究的男生，在垃圾桶边捡易拉罐，旁边停着一辆宝马。车上坐着的人，自然是顾余笑，他一直都在笑。

第六章 三少的宝贝徒弟

长城证券杭州文一西路营业部，大户室三套房。

星期一，中午。

沈进和朱笛走进大户室时就感觉气氛不对劲。三个操盘手都灰着脸，另外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红着脸。他和朱笛上午没来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沈进问道。

“师傅，”虽然沈进也就三十三岁，可那个男子却叫他“师傅”，那男子愤愤地说道：“这几天借着股市下跌，林梅股份正好可以洗盘，早上正在洗盘时，突然大批买单闯了进来，买走了我们所有的股票，直接拉涨停了。”

“查过谁做的吗？”沈进问道，他的表情还是很温和，波澜不惊，其实他不用问，也知道是谁做的了。

红脸年轻人骂道：“还有谁，除了宁波金手指那畜生外，谁还会做这种事！”

“然后呢？”沈进平静得就仿佛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红脸人继续说道：“金手指仗着他们宁波涨停敢死队有的是钱，买走了我们所有股票，我们当然也不能示弱，我马上挂了五百万股的大买单到涨停价上，跟他们抢股票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沈进微微皱了下眉头。

红脸人的脸色突然间黯淡下来，道：“哪想到他们涨停敢死队那么狡猾，竟然又反过来把股票全部卖给我们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前几天，宁波涨停敢死队就已经悄悄入驻林梅股份了，就等着今天狙击我们。”

沈进走到他的沙发椅前，躺了进去。朱笛看着他不知所措。但沈进的表情一直很平静，就像在听一个陌生人讲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故事。

他点起一支烟，抬头看着红脸人，说道：“欧阳平啊，你这两年在华尔街都学了点什么呀。”

“师傅，华尔街从来不是这样做股票的，金手指那畜生实在太阴险。”红脸人就是沈进的徒弟欧阳平，欧阳平脸色愤怒，但在沈进面前还是很恭敬。

沈进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接起手机：“喂，哦，原来是金先生啊，呵呵，难得金先生有暇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金手指”金三江大声地说道：“客气客气啊。早上我旗下的涨停敢死队狙击了林梅股份，后来我才得知这原来是进三少在做的股票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哈哈……”这句“不好意思”实在是假得不能再假了。

沈进笑道：“金先生太客气了，有钱大家赚嘛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呵呵。”

沈进挂了电话。欧阳平怒道：“这该死的金老头，这是故意向我们杭城基金挑衅！”这句话不用说，聋子都应该听得出来。

沈进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欧阳平啊，你明天回美国吧。”

欧阳平急道：“什么！回美国？你不是说让我参加股神大赛的吗？”这句话说出来，他的脸更红了，刚才才是愤怒，现在是羞愤。

沈进淡淡道：“还是美国好。”

欧阳平哼了一声，夺门而出。

看着欧阳平出去，朱笛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看你这宝贝徒弟。”

沈进笑着道：“他不宝贝，你才是我的宝贝。”

朱笛娇媚地踢了他一脚，问道：“那股神大赛你打算派夏远去？”

沈进大大地伸了个懒腰，道：“要是夏远没真本事的话，那只好我这个老将亲自出马了。”

朱笛问道：“那，金手指这次狙击我们的事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”

沈进笑道：“当然就这么算了，我们又不是金手指的对手，被赚去的钱难道还能向他要回来？金手指他就是这么个人，仗着他们宁波涨停敢死队钱多，操盘手水平高，总在股市里横来直去。不过他倒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上海的‘古老师’古昭通。即使是金手指，对古老师还是有所忌惮的。”